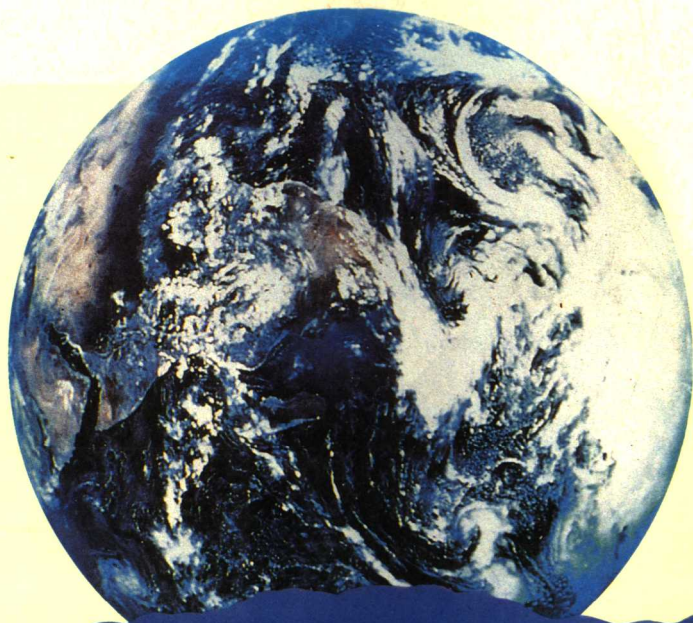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韓 韓
著 工以馬



② 庫文歌九

韓
以
韓
著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九歌出版社印行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②庫文歌九

定價

平裝 120元
精裝 160元

著者：韓 韓·馬 以 工
校對：陳 素 芳·林 文 星
發行人：蔡 文 甫
發行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10560八德路三段一二巷五七弄四〇號
臺北市郵政三六一—四四五號信箱

電話：七五二六五六四·七八一七七一六

郵政劃撥：〇一一二二九五—一號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七三八號

印刷所：國裕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寶興街六十八巷十號

電話：三〇九一〇〇三·三〇五〇八五六

法律顧問：龍雲翔律師

臺北市松江路二〇六號八樓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元月十日

十六版：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四月十日

(換掉回寄請，誤錯訂裝或頁缺)

熱愛廣土衆民

李煥

韓韓是我一位忘年之交的小朋友。二十年前，我就認識她了。那時我在青年救國團工作，韓韓尚在學校念書，課餘之暇，由於她擅長和愛好音樂，義務爲救國團所屬的幼獅廣播電臺主持一個音樂節目。基於工作的熱忱，她寫信向我提出一些建議，我深受感動，從此就奠定了我們的友誼。

韓韓大學畢業以後，伴隨她習醫的先生赴美深造。雖遊學海外，對於祖國的關懷和摯愛卻有增無已。每一次留學生所發起的愛國活動，她總是不辭辛勞、不避險阻地率先參加。更以她高度的文學造詣和熟練的寫作技巧，將這一代知識青年內心蘊藏的良知和澎湃的情感，寫成生動感人的文章發表在海內外的報章雜誌上。前兩

年她出版的「有女懷鄉」發行以後，青年人爭相誦讀，膾炙人口。說她是一位愛國作家，實在是當之無愧。

兩年以前，韓韓毅然舉家回國定居，用她自己的說法，「是將過去感性的懷鄉轉換成理性的參與和認同」。

中國人一向被認為是最了解自然、最欣賞自然、最契合自然、最能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一個具有哲學色彩的民族。所以中國哲學以「天人合一」為最高境界，這也是東方智慧的尖峯。但是，韓韓回國以後，發現這一代中國人竟然亦步亦趨地走上西方國家走過的道路——過度的開發與過度的浪費，製造了嚴重的公害，破壞了生態的平衡。然而西方國家現在已經警覺到，如果這種對資源的浪費與對自然生態的破壞不加制止，人類的命運只有一個——就是毀滅，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於是，韓韓把她敏銳的目光和高度的熱情，由海外反共愛國運動轉而全心全意投注在國內天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保護上。她肯定：生態環境一旦遭受破壞，數千年都將難以恢復。高山森林的濫伐，梨山果園的濫墾，臺灣東北角海岸景觀的恣意摧殘，墾丁公園的任性破壞，到紅樹林水筆仔的無知摧殘，以及恆春候鳥成千上

萬的被捕殺。這些不計後果的浪費資源，破壞生態的情形，韓韓看在眼裏，都感到無限痛心。

歷經十多年的知識追求、人生體驗和不斷的磨礪以後，韓韓爲了實實在在地參與，懷著她對於鄉土一貫的關注、熱心和酷愛，帶著她的資料、照相機和筆，從淡水河到阿里山，從中部到恆春半島，足跡所至，耳聞目見，使她更關心我們的社會，更願爲我們的社會效力，以便「爲我們的子子孫孫留下一些自然美好的生存空間」。現在如果遲疑，將來就爲時已晚了！

韓韓審視和接觸的層面十分廣闊，工作的策畫與執行卻非常深入而有創意。她和一羣熱愛鄉土的舞者和民歌手，透過藝術的創作與演出，把一套人與環境的哲學推展出去，冀能喚起社會更廣大、更熱烈的共鳴。最主要的，還是她自己的工作紀錄、感想與呼籲。這些文章從「紅樹林生在這裏」到「我們只有那一片沙」，篇篇生動、深刻而又精采，感性和理性交融，文學與科學合一，具有高度的創造性、說服力和可讀性。最可貴的當然還是它的中心主題——「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從表面上看，韓韓關懷的是山林、海岸、紅樹林、候鳥……；深一層體味，從

•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

她的作品中洋溢出來的，是她對鄉土、人民以及整個國家民族深沈而堅貞的熱愛。韓韓是民國三十七年出生的，細讀她的每一篇文章，想到我們擁有這樣優秀的青年作家，又如此忠誠而執著地熱愛中華民族的廣土衆民，使我對復國建國的神聖事業，更感倍增信心。

韓韓與她的同學兼文友馬以工女士，把她們同性質的作品聯合出版這一本書。拜讀之餘，欣然寫下這一篇讀後感想，以爲紀念。

——七十二年十月廿五日於西子灣

野蠻與文明

張系國

我們爲什麼喜歡看相？結構學派也許會這樣回答：因爲我們希冀征服時間；將過去和未來，都濃縮成手心的痕迹，時間卽盡在我們掌握之中。音樂和神話，在結構學派大師史特勞斯眼中，是「征服時間的機器」；因爲音樂和神話，都接近最純粹的形式。其實手相也好、面相也好、骨相也好、紫微斗數也好，不也都是純粹的形式麼？不考慮血肉之軀的存在，單憑線條和數字，就能推斷人的過去未來，正是形式主義的極致。所以看相，和音樂或神話一樣，也是「征服時間的機器」。

大凡一個人越自覺無法控制時間，越希冀征服時間。所以年輕時的「無神論」者和「不可知論」者，年老時仍不免迷信。一個民族也是一樣。算命看相大行其

道，往往暗示人們潛意識對未來普遍感到恐懼不安。

英國詩人艾略特有句話，我特別喜歡：「只有通過時間，才能征服時間。」其實音樂、神話，乃至手相，最先都並不是脫離內涵的空洞形式。人活著，從實際的生活經驗裏孕生了情感，譜成了音樂。人活著，為解釋自己為何而來與從何而來，創造了神話。人活著，觀察人生的吉凶禍福，寫出了相書。這些形式，通過人在時間間的活動而產生，最後竟落入時間之外，超越了歷史時空限制，遂成為純粹的形式。然而形式才能不朽。所以艾略特說：「只有通過時間，才能征服時間。」究竟是誰征服了時間呢？是真正生活過、歡笑過、痛苦過、受苦過的人。人活過，創造了不朽的形式，從而征服了時間（以及死亡）。但後來的人，如果希冀藉著已成空洞的形式征服時間，就不免落空。每個人都必須自己活著，自己面對死亡，自己征服死亡。生命不是速食麵，並沒有替代品。

這幾年來，我數度應邀擔任報社「報導文學獎」的評審工作，因此讀了不少篇報導文學的作品。許多作品都流於一種新的窠臼，無以名之，姑且稱為「歷史感的窠臼」吧。有些作者，或許受了時代潮流的影響，努力尋根。於是，破落的古廟、

即將拆除的老宅、沒落的小城鎮……都成了報導文學的最佳對象。這類作品，在大張旗鼓的做了今昔對比之後，免不了加上一段半帶感傷、半帶無奈的文字結尾，惋惜古廟、老宅、小鎮不能維持舊觀。

讀多了這類充滿「歷史感的空白」的作品，我反而不免懷疑，為什麼要保存這些已成空洞的形式呢？即使它們代表祖先及前輩征服時間的努力，和活著的人又有什麼關係呢？如果不能闡明其間的關係，這樣的報導文學作品，就不免成爲濫情的感傷主義作品。

奢談形式主義，莫過於結構學派。但如果追索結構學派的本源，不難發現近代語言學及文化人類學的影響。即使史特勞斯本人的著作，也脫離不了原始部族的研究。原始部族的神話也好、音樂也好，都離不開「整體的宇宙觀」（所謂 holistic cosmology）。由於其整體的宇宙觀，野蠻不能不視自然萬物爲息息相關的整體；而他的神話，也只有在這整體的宇宙觀裏，方能顯示其真正意義，成爲史特勞斯所說的，「征服時間的機器」。

從野蠻到文明，我們喪失了這整體的宇宙觀；但我們仍舊希冀征服時間，獲得

不朽。文學於是成了神話的替代品。但現代文學經常墮落成爲空洞的形式，徒然反映現代人被割裂的靈魂。

野蠻人的整體的宇宙觀，在生態學及環境污染問題受到重視之後，倒通過種種方式重現。如果人的意識的確有其結構的話，野蠻人和文明人的意識結構，自然是共通的。整體的宇宙觀今天會再被哲學家、經濟學家、生態學家，甚至政治家發掘出來，因此也就不足爲異了。

韓韓女士和馬以工女士這本文集的主題，是「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她們所鼓吹的，也可以說是整體的宇宙觀。由於有了這個整體的宇宙觀，文集中許多篇報導作品，無疑更加有意義。她們的努力，經常獲得社會大眾的支持，也產生了實際的影響。我很欽佩她們的精神，不僅期望她們能繼續堅持下去，也期望有更多的人能參加她們的工作。也許，野蠻和文明的分別，就是野蠻人自然而然的就相信整體的宇宙觀，文明人卻必須接受兩次大戰的教訓，生活在核子毀滅的陰影下，才能重新尋回這片心靈的樂園吧？

——七十年十月十日夜

韓
以
工
著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九歌出版社印行



熱愛廣土衆民

李煥

韓韓是我一位忘年之交的小朋友。二十年前，我就認識她了。那時我在青年救國團工作，韓韓尚在學校念書，課餘之暇，由於她擅長和愛好音樂，義務爲救國團所屬的幼獅廣播電臺主持一個音樂節目。基於工作的熱忱，她寫信向我提出一些建議，我深受感動，從此就奠定了我們的友誼。

韓韓大學畢業以後，伴隨她習醫的先生赴美深造。雖遊學海外，對於祖國的關懷和摯愛卻有增無已。每一次留學生所發起的愛國活動，她總是不辭辛勞、不避險阻地率先參加。更以她高度的文學造詣和熟練的寫作技巧，將這一代知識青年內心蘊藏的良知和澎湃的情感，寫成生動感人的文章發表在海內外的報章雜誌上。前兩

年她出版的「有女懷鄉」發行以後，青年人爭相誦讀，膾炙人口。說她是一位愛國作家，實在是當之無愧。

兩年以前，韓韓毅然舉家回國定居，用她自己的說法，「是將過去感性的懷鄉轉換成理性的參與和認同」。

中國人一向被認為是最了解自然、最欣賞自然、最契合自然、最能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一個具有哲學色彩的民族。所以中國哲學以「天人合一」為最高境界，這也是東方智慧的尖峯。但是，韓韓回國以後，發現這一代中國人竟然亦步亦趨地走上西方國家走過的道路——過度的開發與過度的浪費，製造了嚴重的公害，破壞了生態的平衡。然而西方國家現在已經警覺到，如果這種對資源的浪費與對自然生態的破壞不加制止，人類的命運只有一個——就是毀滅，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於是，韓韓把她敏銳的目光和高度的熱情，由海外反共愛國運動轉而全心全意投注在國內天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保護上。她肯定：生態環境一旦遭受破壞，百年千年都將難以恢復。高山森林的濫伐，梨山果園的濫墾，臺灣東北角海岸景觀的恣意摧殘，墾丁公園的任性破壞，到紅樹林水筆仔的無知摧殘，以及恆春候鳥成千上

萬的被捕殺。這些不計後果的浪費資源，破壞生態的情形，韓韓看在眼裏，都感到無限痛心。

歷經十多年的知識追求、人生體驗和不斷的磨礪以後，韓韓爲了實實在在地參與，懷著她對於鄉土一貫的關注、熱心和酷愛，帶著她的資料、照相機和筆，從淡水河到阿里山，從中部到恆春半島，足跡所至，耳聞目見，使她更關心我們的社會，更願爲我們的社會效力，以便「爲我們的子子孫孫留下一些自然美好的生存空間」。現在如果遲疑，將來就爲時已晚了！

韓韓審視和接觸的層面十分廣闊，工作的策畫與執行卻非常深入而有創意。她和一羣熱愛鄉土的舞者和民歌手，透過藝術的創作與演出，把一套人與環境的哲學推展出去，冀能喚起社會更廣大、更熱烈的共鳴。最主要的，還是她自己的工作紀錄、感想與呼籲。這些文章從「紅樹林生在這裏」到「我們只有那一片沙」，篇篇生動、深刻而又精采，感性和理性交融，文學與科學合一，具有高度的創造性、說服力和可讀性。最可貴的當然還是它的中心主題——「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從表面上看，韓韓關懷的是山林、海岸、紅樹林、候鳥……；深一層體味，從

•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

她的作品中洋溢出來的，是她對鄉土、人民以及整個國家民族深沈而堅貞的熱愛。韓韓是民國三十七年出生的，細讀她的每一篇文章，想到我們擁有這樣優秀的青年作家，又如此忠誠而執著地熱愛中華民族的廣土衆民，使我對復國建國的神聖事業，更感倍增信心。

韓韓與她的同學兼文友馬以工女士，把她們同性質的作品聯合出版這一本書。拜讀之餘，欣然寫下這一篇讀後感想，以爲紀念。

——七十一年十月廿五日於西子灣